

風雲變色。

天空扭曲成混亂的金屬色漩渦，漫天飛砂塵土似是跟著花紋蠕動，而無限延伸、整齊劃一的人群像汗染在地面上鋪散。他們的聖劍尖反射著被遮擋的朦朧太陽，眼睛裡沒有光彩。

年輕士兵遙望著，撐住臉屈起了腿，蹲坐在武裝車堅固的車頂，他金亮的頭髮以年輕孩子特有的柔韌弧度被風帶起、向上飄揚。一位戰士欲言又止地往這個方向看了一眼，但還來不及說些什麼，便跟隨著向前踏步的隊友們走遠了。

這是戰爭的日子。沒人會注意一個偷溜到武裝車上的孩子。

「艾依查庫。」

這是遠行的日子。没人能關心一個第一次面對戰爭的孩子。

「我第一次知道，連隊有那麼多人。」他甚至沒有收回視線，便知道來者是誰。艾依查庫放下遮著臉的手，轉而將整張臉埋在臂彎裡，來往戰士的腳步聲在他耳邊伴隨著心跳砰砰地響。

「艾依查庫—」

「是啦是啦、艾伯。對。」

「你又知道我要說什麼了。」穿著相同制服的黑髮少年停下腳步碰了碰鏡框，繞著武裝車在地面上不疾不徐地走，往上看著像隻幼犬蜷縮成一團的摯友，細微地勾起嘴角。

「我總是知道你要說什麼。至少在你想讓我知道的時候。」艾依查庫悶悶的話聲隔著太過寬鬆的軍服傳出來。「大家都沒見過連隊行軍，為什麼只有我覺得快吐了一—」

交談停頓了幾秒鐘，艾依查庫整個身體的神經線都張到最大，接收著前輩們強健的肢體義無反顧踩著軍靴敲擊地面，指揮官吆喝、工程師冷漠地報數，空氣中凝結情緒劈啪作響。艾依查庫將身體縮得更小了，等著他冷靜的朋友整理心情，出言教訓他臨陣慌亂這樣如此不像個偉大連隊戰士的態度。

「我做了一個夢。」艾伯李斯特說。

艾依查庫對這跳脫常理的句子感到摸不著頭緒地將交疊的手挪開了一點點。

自幼的友人繼續道，鏡片反射著天空淡紫色的光芒，偶爾有砂礫打在上頭，當他一手扶起眼鏡時，那些晶亮的粒子也被震了下來。「我在思考它的意義。」

「真難得，它會影響你嗎？」艾依查庫有些好奇。摯友散發出的氣質，實在不適合提到夢境—倒不是艾伯李斯特應該拒絕夢境這種幻覺；他的思想應該要是晦澀且不讓人觸碰的，而夢便是思想化為圖像，由他開始談論夢境，就像一個沒有底的黑色坑洞突然噴湧出泉水一樣難以理解。

「令人困擾地，它深深影響了我。」他又一次做出反常的回應。「我站在一片災難後的大地上一寸草不生，滿地即將風化的骸骨，天空被戰火染成血紅，炙熱的空氣像是剛被烈焰蒸騰。世界沒有聲息，我在令人窒息的末日恐懼中，踩著焦黃的泥土向前走。」

艾伯李斯特的用詞文雅，隨意出口的字句有如預備好的演說條理分明。艾依查庫捕捉到一些陌生單字，但他索性當作一個殘忍的童話故事聽得入迷。

「我聽見了口哨聲，是一首年代極久遠的曲子，我只在父親年輕時入手的唱片聽過幾次。於是我循著聲音抬起了頭。」黑髮青年閉上眼，以文字重建著影像。

「一個年紀不大、頭髮凌亂，有著一雙會反光的藍色眼睛的男人，穿著前輩那一代的制服。坐在葉片被汗染侵蝕殆盡的枯枝上，和你一樣屈起雙腳，雙手捧著臉。」

「你認識他嗎？」艾依查庫從沒聽說過，夢中能夠出現陌生的臉孔。

「我不認識他，我從沒有見過他。於是我問他：『您叫什麼名字？』」艾伯李斯特搖頭。「他卻忽略了我的問題，一臉輕鬆地說：『你是他們新派來送死的人嗎？比我剛來的時候還要小的小鬼啊。』」

「這是什麼話啊。」艾依查庫不服氣地鼓起臉頰。

「我也感到不服氣，於是我說：『我們不是來送死的，我們是來結束這一切的。』」

「這正是我想說的。」

「然而，說來有點不好意思。他又問：『那你怎麼看起來那麼害怕？』」

「你在夢裡，看起來很害怕嗎？」艾依查庫抬起臉，盯著他瞧。

「我在夢裡啊，」他睜開一隻眼睛，正好視線交會。

「害怕地雙腳都在發抖，呼吸都斷斷續續。我立刻承認了、連敬語都忘了用：『我也覺得好奇怪，我真的相信我我做得好，但是一想到明天將發生的事，我就害怕到想哭，為什麼？為什麼我要那麼膽小呢？』」

艾依查庫沒有接話。他在等艾伯李斯特夢裡的男人為他解答。

「他突然笑了，笑得很開心，抱著肚子笑得積在樹上的灰塵都跟著飄起來了，但不是嘲笑。他的眼睛在黑暗的背景很乾淨，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好友那樣，說：『好啦、我當然知道為什麼，那當然是因為你們很勇敢囉—』」黑髮的少年輕聲說，每個音節在他唇邊清楚分離。

「『因為你們太想為世界奮戰了，害怕世界變成這個樣子，變成我死時化為灰燼的樣子。』」

艾依查庫噗哧地笑起來。

他的笑容一如枯枝上那個男人爽朗的表情，看著艾伯李斯特還是水波不興的臉又笑了幾聲，那是心中的壓力向下崩解的聲音。少年拔出腰間的槍，從車頂輕巧地跳了下來，艾伯李斯特扶著他的肩膀，為他穩住了腳。

「你確定這真的是你做的夢嗎？只是個寓言吧。」他佯裝生氣，以落地作用力順道使出一記肘擊。

「我從來不說謊。」艾伯李斯特先是歪了一下閃過，嚴肅地回應。「這次戰鬥，F中隊也要參與接應。我就是來這裡找你的。」

「那就走吧，艾伯。」艾依查庫站定。他伸展起筋骨，接著挺直了腰。

「也許…即使是我們也可以盡到力，也許我們也可以阻止世界變成…那個樣子。」

艾伯李斯特轉過身，讓摯友跟在他身後，邁開不比最偉大的士兵遜色的腳步。

他在心中斟酌著，等到這場戰爭結束，他可以告訴艾依查庫更多…例如這場夢是真的、真實到他甚至說了實話；他可以說更多，描述他那時候究竟有多害怕、說那片荒地一如教科書上作戰失敗的【The Eye】殘骸、說那個男人的確在他醒來以前，隨意地自我介紹。而他太過敬畏那個稱號，以至於他決定用它說服艾依查庫，和他並肩向前走。

他們往集合地點一路打鬧著走去，艾伯李斯特悄悄撇過臉看向屋簷。年輕的男人一直坐在上頭，破爛褪色的制服外套捲到手肘，掌撐著臉；略為透明的輪廓燃起焰火，亂髮遮住了頑皮的笑容。向他招手。

「好，勇敢的小傢伙們。」那人說，「去完成我完成不了的事情。」